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最上海，也最中国

◆ 毛时安

巨大的看不甚清晰的脸部，布满了整个银幕。朦胧的晨曦中，宝塔山前，八路军战士李侠缓缓脱下军帽，同样的朦胧中，纺织女工兰芬慢慢脱下白色的工作帽；李侠一袭长衫，戴上那副具有标志性的圆形眼镜；长长的织布机前身材修长的兰芬换上粉色的旗袍，高高举起全剧中须臾不曾离的那只黑色手提包；最后战士李侠庄重地举起右手，向着延河之滨巍巍宝塔敬礼……就像一幅湿漉漉的水墨画。5月27日，上海解放75周年当晚，由上海歌舞团携手上海尚世影业有限公司推出的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就这样撩开了她神秘的面纱。这部长达90分钟，只有一句画外音的影片令在场的观众热泪盈眶，心潮激荡。放映结束，全场观众依然沉浸在剧中，最后才爆发出呼啸的欢呼和热烈的掌声。这是上海这座光荣之城、英雄之城、伟大之城写给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一封红色情书。

1948年12月30日凌晨，潜伏上海12年、负责秘密电台的地下党员李白被捕，他宁死不屈，就在上海解放的20天前，英勇牺牲。从生活到艺术，1958年，孙道临主演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主人公李侠头戴耳机，向延安发出最后一份电报时冷峻英俊的英雄形象，成为中国电影不可磨灭的经典的时代记忆之一。2018年，上海歌舞团创排了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首演轰动，全国巡演近620场，魅力不减，激起了巨大的观演狂飙，不乏连续刷剧、追剧者，甚至难以想象地出现了连刷50场的热情观众。这部舞剧也成为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象级艺术作品。

我们灵魂为之颤抖的无声却深情的告白。影片中流露的爱，是最上海人的，也是最上海城的；是最个人的，也是最大众的；是最英雄的，也是最世俗日常的；是最上海的，也是最中国的。我非常欣赏青年舞者王佳俊和朱洁静在影片中的表现。他们不断突破自我，升华了艺术表演，其才华不仅在动作的飘逸舒展，还在情节节点上有爆发力的高超的肢体语言，而且进一步发挥了连电表演艺术家潘虹都赞叹不已的体验人物内心的能力，刻画了人物感情世界和内在精神气质，实现了“舞蹈生活化，生活舞蹈化”的结合。李侠看到战友牺牲的内心悲痛和克制、发报时如战士一般的坚定，以及书生的儒雅、牺牲前的从容；兰芬诀别爱人分离死别时的悲痛欲绝，还有双人舞目光交集时流露出的甜蜜爱意——所有的肢体律动都写在眉睫之间。他们气息相通，舞姿饱含情感浓度，达到了表演和生活、演员和角色、灵魂和肉体高度融合的审美境界。他们对非舞台表演的强大适应能力，即使经过镜头的特写，依然经得起我们严厉的挑剔。他们让我们感受到了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下险恶环境中内心深刻的信仰力量，还有并肩战斗的夫妻之间平静朴素真挚且坚定不移的爱。而1958年孙道临让我们怀念了几十年的声音，“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在霞光中回荡，作为影片的结尾，堪称神来之笔。



扫一扫关注“新民艺评”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创团队合影

我一直担心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如何面对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令人欣慰的是，出自文艺世家的电影导演郑大圣，以其深厚的艺术修养和艺术感觉，调动了主演王佳俊和朱洁静这两位青年舞者潜在的艺术天赋，以高度电影化的叙事语言，激发出舞剧巨大的新质审美能量。除了进剧场，还有一种打开舞剧美丽的全新方式——舞剧电影。审美，打开历史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给人的艺术震撼也是多种多样并行不悖的，哪怕面对的是同一对象。

影片不是舞剧拷贝和翻拍，而是一种全新的解读和再现，是对舞剧结构的分解和重构。影片开始的“长河无声奔去，唯爱与信念永存”的引子和“我想念你们”的结尾，如一本大书的封面和封底，遥相呼应。而那段充满着上海烟火气息，涂满

当然最令人感动的还是李侠兰芬夫妻诀别的双人舞。伴着钢琴颗粒饱满的旋律，在爱情回忆的甜蜜中，墙纸上粉色的花朵慢慢绽放，微风中轻轻吹起兰芬旗袍浅色的下摆。贯穿全片的电波意象，此刻时而像坠落的流星，时而像汹涌的波涛，穿插在黑色的夜空中。他们紧紧拥抱着，修长的手指在彼此肩头敲击着爱与信念的摩斯密码，传递着令

心搭建的家居场景里，完成了高度生活化的氛围营造，其画面质感令人不由自主带入情境，由此也带来了这部影片最大的惊喜，就是两位主演王佳俊和朱洁静，奉献了一个令人过目难忘的精彩表演段落，特别是在诀别的高潮段落，朱洁静的一段无声戏，其难度和完成度，令许多专业人士也连连赞叹。一流的舞蹈家和一流的影视演员之间，那一种叫作“艺术通感”的“X元素”，在两位优秀的舞者身上迸发出了迷人的火花。也许在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之后，王佳俊和朱洁静会拥有更加广阔的舞台。

“三生花”，花开不败为哪般？

◆ 戴钟伟

艺术创新

随着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问世，宣告着一个根植于上海红色文化的经典IP，将正式以“三生花”的样态竞相绽放在中国艺坛。一个内容IP，从大银幕诞生到舞台重构，然后重上大银幕焕新再造，其跨越数十年的艺术嬗变历程，注定将成为一个独具非凡价值的文化现象。

作为一个具有强烈个性风格的电影导演，郑大圣导演在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创作过程中，很好地把握了创作中不变与变化的整体分寸感，在不露痕迹、高度的克制内敛中，在影片中做出了自己的艺术“加法”和“减法”。

所谓的不变，是导演不仅忠实地呈现了原版舞剧符号化特征强烈的质感氛围，也基本完整保留了原版舞剧中最经典的舞蹈段落，如《渔光曲》《诀别》等，舞剧中风格化的报馆、旗袍店的群舞场面，也得到了高度还原，甚至在经典舞蹈段落的拍摄的主机位上，刻意地采取了剧场观众的视角。即使从未进入过剧场看过舞剧的观众，也能从这部影片直接感受到舞剧本身的艺术感染力。

舞中，背景更是以电脑特技辅助，对人物内心的情绪进行了风格奔放热烈的外化表达，崭新的影像语言与经典的舞蹈语汇强烈对接，构成了别致而和谐的复调叙事。

不能忍的，其实不仅仅是《庆余年2》的广告

◆ 吴翔



自开播以来，《庆余年2》在平台数据上连破多项纪录，甚至在海外多地也创下细分领域观看纪录，风头无二。但对于这部当下被热议的“剧王”，“一集十个广告”就差把收款二维码植入进去了”的吐槽声也不绝于耳。观众不能忍的是广告吗？不，不能忍的是，5年等待换来的失望，而且是植入了广告的失望。

话剧《不可说》真的「不可说」吗？

◆ 刘奕达

观赏话剧《不可说》的过程有点烧脑。估计很多观众和我一样，一开始被女主角一地鸡毛的争辩所牵引，以为接下来的故事逻辑大抵偏向于家庭伦理。直到出现时空交错的表演和罗生门式的悲剧关系（到底是谁死了？还是都死了？），才开始调整视野角度和思想维度，不再纠结于形而下而生生死死，而把注意力集中到形而上的启悟。